

朔方備乘

朔方備乘卷首三

聖訓三

仁宗睿皇帝嘉慶二年丁巳閏六月癸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豐仲殷德審訊額勒春等供詞內
商民恭格卽張云上年曾赴烏梁海貿易等語西北
兩路將軍大臣官兵所在之處向不禁民交易然內
地之民與外夷交易皆係外夷來至內地置買並無
內地民人越境任意前往之例卽如恰克圖與俄囉
斯交易伊犁等處與哈薩克布魯特等交易喀什噶

爾葉爾羌等處與安集延等同夷交易皆係來至內
地方准與商民交易烏梁海在卡倫外商民恭格任
意前往皆由將軍大臣等素不留心之故若不禁止
愚民惟利是圖久之恰克圖商民直赴俄囉斯伊犁
等處商民直赴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等處儻滋生
事端尤屬非是著通行飭交西北兩路各城辦事之
將軍大臣等留心查察嗣後總俟該夷來內地地方准
交易不得仍如恭格任意越卡妄爲著永著爲例附
入交代俾各遵行如再有似此者必將該將軍大臣

等從重治罪

嘉慶四年己未三月丙子

上諭軍機大臣等近因俄囉斯邊界之人聞

大行太上皇帝大故前來請示曾降旨命佛爾卿額卽
明白告知今思本朝與俄囉斯通好百有餘年且前
此俄囉斯哈屯汗身故新汗坐牀時曾經咨明庫倫
辦事大臣今

大行太上皇帝大故亦應行文諭知今代蘊端多爾濟
佛爾卿額作就咨稿寄去佛爾卿額接奉時用蒙古

文繙安照例鈐蓋紅印行知固畢爾納托爾可也

五月丁亥

上諭內閣據蘊端多爾濟等奏俄囉斯邊界卡倫請旨
派員不時巡邏等語俄囉斯前在恰克圖地方交易
通好已久非額魯特哈薩克等可比安設卡倫時並
未特派侍衛巡查殊有深意況從前拉旺多爾濟等
以豫備庫倫要差奏派台吉額璘沁喇布坦等四員
陸續出缺亦未補派今值

太上皇帝大事朕躬親政乃於俄囉斯卡倫派委多員

紛紛巡查不特滋其疑懼甚至疑朕於該地方或有
所利更屬不成事體蘊端多爾濟等豈未見及此耶
著於所擬八員內遴派體面曉事者四員以備差委
儻所派之員滋生事端惟蘊端多爾濟等是問

嘉慶七年壬戌八月己酉

上諭內閣俄囉斯交界四十七處卡倫向來未定巡察
之例今蘊端多爾濟奏稱明年四月親察恰克圖西
十九處卡倫後年再察恰克圖東二十八處卡倫逾
十年與庫倫辦事大臣輪流一次往察亦屬嚴肅邊

界之意著照所請行但俄囉斯人等多疑著蘊端多
爾濟於巡察卡倫以前明白曉諭使俄囉斯固畢爾
納托爾等知巡察原欲永清二處交界並無別故自
不致心生疑懼也

臣秋濤謹案會典事例嘉慶十年奏准將巡查
鄂博之處仍照舊由烏里雅蘇台每年派扎薩
克一人巡查不
必親往稽查

嘉慶十一年丙寅正月戊辰

上諭內閣據吳熊光等奏查明喀啞國來廣貿易情形
一摺喀啞國卽俄囉斯國向例祇准在恰克圖地方

通市貿易本有一定界限今該國商船駛至粵東懇
請赴關卸貨自應照例駁回乃延豐擅准進浦卸貨
實屬冒昧且該國商船於十月初八十七等日先後
進口延豐於二十九日始行具奏又於咨商總督後
並不候那彥成同咨輒以意見相同之語捏詞入告
其咎甚重前經降旨將延豐降爲七品筆帖式尙不
足以示懲延豐著卽革職仍令在萬年吉地工程處
效力行走接任監督阿克當阿因延豐已准該夷商
起卸一船貨物亦卽不候那彥成移知率准後船進

浦卸載吳熊光孫玉庭未經詳查明確遽准開船回國均屬辦理未協不能無咎吳熊光孫玉庭阿克當阿均著交部議處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惟當嚴行駁回毋得擅准起卸貨物以昭定制

臣秋濤謹案啞啞字恭考

聖訓係從

臣旁當讀作臣音與斯字音相近惟查會典事例及禮部則例皆作啞啞字從臣旁俞氏正變所記亦作路臣附記於此

嘉慶十五年庚午三月辛酉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蘊端多爾濟等奏伊等在恰克圖交界會見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據云俄囉斯人等

欲遣使納貢仍請答使伊等已置之不問蘊端多爾
濟卽同庫倫等語俄囉斯人等性情詭詐不可深信
是以節次降旨令蘊端多爾濟等於遣使之事斷不
可俯就今閱蘊端多爾濟等所奏會見俄囉斯固畢
爾納托爾情形不特現在暫不遣使仍希冀天朝先
遣使臣前往此事斷不可行蘊端多爾濟等旣已置
之不問自應聽伊等如何呈請至此時固畢爾納托
爾若遣人探問蘊端多爾濟等卽云爾俄囉斯國若
遣使納貢儘可呈請大部轉奏大皇帝亦必恩准不

惟爾來使往返安爲照料中國亦必格外俯賜爾來使佳品今來會時甚屬恭順爾使臣入京瞻觀自必尤爲恭順爾使臣至庫倫時亦不筵宴亦不令行三跪九叩謝恩禮爾等若不遣使呈請我等不敢冒昧具奏俄囉斯等若言及天朝遣使該國之事蘊端多爾濟卽云天朝入覲納貢屬國甚多從無遣使赴外國之例此等邊疆之事王大臣等斷不敢瀆請如此曉示徑行駁飭俄囉斯等如果恭順呈請納貢遣使入覲蘊端多爾濟等一面斟酌具奏一面仍遵前旨

辦理僅呈請文內仍有答使之語卽以不敢具奏飭駁再行奏聞斷不可令其遣使也

六月丙戌

上諭內閣據蘊端多爾濟等奏請將喀爾喀四部落與俄囉斯連界處所駐卡官兵量加鼓勵一摺俄囉斯交界地方所設卡座最爲緊要該扎薩克公及官兵等每班駐守五年如能稽察嚴密自應獎勵著加恩嗣後該處駐卡章京昆都札蘭扎薩克等如逾三年巡查妥善該卡座並無盜賊事故著各賞紀錄二次

五年期滿再各賞加一級其統轄邊卡之公扎薩克等五年期滿如果統轄嚴密著各賞加一級其科布多烏里雅蘇台駐卡官兵亦著加恩於年滿時各賞給紀錄二次若各卡座遇有盜賊等事卽將該員等應得加級紀錄扣抵

嘉慶十六年辛未四月丙辰

上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蘊端多爾濟奏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特喀斯沁懇請遣人探望伊之喇嘛及學生並齋送盤費等語當經交該部議奏茲據該部奏稱

向來俄囉斯駐京之喇嘛並無遣人前來接濟盤費
探望之例其請沿途供應駝馬路費廩給之處應不
准行所駁甚是著蘊端多爾濟等咨覆該處諭以此
事已咨理藩院據院駁稱事不合例本院未敢具奏
卽著飭同

嘉慶十八年癸酉六月癸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晉昌奏北路卡倫外向哈薩克索討
人口之俄囉斯已完結歸同部落一摺外夷因交易
起釁自相理論係常有之事旣在卡倫以外卽與中

國無涉此次俄囉斯向哈薩克台吉罕巴爾索討安
集延人口晉昌得聞此信惟當嚴飭卡倫官員加意
巡查勿使罕巴爾帶領安集延人等闖入潛匿別滋
事端方爲鎮撫邊疆之道乃晉昌輒派協領哈芬布
前往查辦哈芬布至哈達蘇卡倫復因罕巴爾求懇
官爲管理卽出卡倫外數十里之地安設帳房摘傳
俄囉斯安集延頭目數人面爲開導令兩造公議償
還之項實屬多事幸而俄囉斯恭順彼此將財物償
還安靜歸部若使當哈芬布剖斷之時稍有抗違情

形又將如何辦理豈非自生邊釁且據奏罕巴爾曾
殺死安集延之人今以元寶馬駝等物抵償人命此
在夷俗爲常有之事若官爲判斷依中國法律豈能
如此完結至稱俄囉斯在邊外居住日久難保土爾
扈特不生驚懼此語尤爲可笑土爾扈特各部遊牧
俱在卡倫以內安居樂業俄囉斯與哈薩克爭論遠
在開齊以外與土爾扈特何與晉昌身任將軍遇事
張皇著交部議處哈芬布辦理舛謬著交部嚴加議
處總之卡倫以外各夷部落自相爭論之事天朝斷

並力信勇 卷十三
不值代爲剖判嗣後遇有似此事件該將軍惟當嚴飭卡倫官員謹守邊界即使夷人稟請投訴亦當詞嚴義正告以不應越界管理之故切勿輕舉妄動有乖體制慎之

八月甲辰

上諭內閣前據伊冲阿奏防禦吉勒杭阿在開齊外瞭望俄囉斯人等於該夷去後尾隨數日遠出五百餘里當經降旨令伊冲阿查明該防禦是何意見是否該防禦自行追隨抑係色布徵額差令前往茲據伊

冲阿查明實係色布徵額恐該夷等途次別生事端
差派吉勒杭阿並非吉勒杭阿自行尾隨等語此次
俄囉斯人等自向哈薩克台吉罕巴爾索討安集延
人口旣在卡倫以外天朝卽不必代爲管理色布徵
額於俄囉斯等旣去之後復差吉勒杭阿尾隨遠出
實屬冒昧著先行逐出乾清門仍交部嚴加議處吉
勒杭阿旣非自行前往著毋庸置議

宣宗成皇帝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達洪阿等馳奏遵旨嚴訊夷供一摺昨據奏報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漢奸五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爲強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又暎咭喇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僞官除噤嘿渣係該國王所授此外各僞官是否授自國王

抑卽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
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母任諱匿將此由四百里諭令
知之欽此

朔方備乘卷首三

知縣吳壽坤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

朔方備乘卷首四

聖藻

高宗純皇帝御製集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

有序

戊辰九月較射於此發二十矢中十有九詞臣齊
召南以七律四首進呈因用其韻勒之壁間次年
己巳孟夏

皇太后御樓觀射是日十中其九破的者三仍用韻紀
事頃秋猶迴蹕九月念有三日問

安之次引見樓下復命射屢中後懸的最小者亦再破
的適哈薩克使臣列觀班末三疊前韻紀之

朔塞迴鑾攜貴山扈隨經月六龍間視朝許厠干官

末將以念六日進宮視朝亦命哈薩克使臣入班行禮駐苑聊乘數日間問

寢敬趨

慈壽閣亮工敷對鷺鴒班疇咨已罷餘清暇較射令平聲

觀駢角彎

漏言誰者犯無當跳兔爰爰脫大黃

阿睦爾撒納爲官兵追急後投

哈薩克阿布資留之欲擒以獻而爲阿睦爾撒納所覺隻身徒步夜遁

愧我猶然失前

箸示伊空自擅穿楊銷兵惟廛肆時夏懷遠因教觀

國光和議羅又素應守

昔年俄羅斯請和與定十一條內彼此不食逋逃今逆賊

已入彼想彼定待期縛送致封狼

南服災傷重洛嵩慙稱饑溺已躬同盥宵惟亟籌衣食支絀何能適矢弓荒服卻因致鵜鶘羽林况復侍
熙熊聯情示度聊親御連中休誇此素工

罷射平蕪一驪鞭山光萬壽正迎前飛樓隱入丹霞
嶠畫櫺衝開碧水天菊放恰疑金布地稻收喜看稌
遺田陪臣攜賞非驕富惇史傳將自此年

俄羅斯驛致叛賊阿睦爾撒納死屍信至詩以紀

事有序

去歲因阿睦爾撒納由哈薩克竄入俄羅斯境內
執言索取爾時浮議或慮致啟邊釁然俄羅斯以
逆賊素稱兇狡留之以資其力未卽縛送此更不
可不力索矣因命典屬嚴辭疊促茲以逆賊患痘
身斃俄羅斯遂傳送其屍修辭遣使以祈永睦蓋
彼有大圖則不屑守和約而奇貨旣亡則毋寧遵
舊盟此事理之易見者設使不向取則並此亦不

俘獻矣從此俄羅斯之和好益固準噶爾餘孽攜貳自消而爲庸懦姑息之浮言者當自知愧赧撫茲事蹟略誌顛末旣以抒因時斷制之懷且用昭示來茲俾知息事因循實不足與語詰戎固圉之道也

聯猷善走更工藏蘇對潛逃又北荒詎識羅又和約固獻來萬里逆屍殪功如彭寵遼東豕執達瓦齊之役阿睦爾撒納原不可謂無功而伊犁旣平遂懷攜貳然使任事者能遵朕旨而中事機亦不致僨事三年之久也

心是溫禺天外狼遺孽廓清永砥屬持盈益勵敬皇

皇

早嫌牛腹與鳶肩密旨丁寧敕事先

初命阿睦爾撒納爲將軍時恐

其有反心密敕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及軍臺大臣等言彼不叛則已若露叛跡當先誅之而諸臣徘徊遷延亂弭安能待訛訛禍成因未塞涓涓由來一勇士之力何致惟姑息以延荒服遵盟歌保定藁街寧追首明懸

伊犁將軍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率全部歸順詩

以誌事

有序

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及其

台吉策伯克多爾濟並舍楞等率其部衆三萬餘
戶來歸先期遣使至伊犁具書通款自言爲阿玉
奇汗正系向居俄羅斯地久願爲大皇帝臣僕而
無機可乘乃於去冬謀去舊游牧挈屬內附因自
彼逸出行程萬千有餘里閱半年餘始抵卡倫乞
准令入覲以伸積誠渥巴錫等亦先後來至伊犁
察其詞意懇切郵函以聞先是安泰奏偵知土爾
扈特部內附信卽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
之今卽諭其偕渥巴錫等至山莊朝謁而舒赫德

亦先所命由烏什馳往蒞其事者因令代伊勒圖
爲將軍駐伊犁安輯新附之衆給以餼贍振其乏
也授之牧地資其生也其汗及台吉宰桑至者將
錫宴賚封爵秩而其部衆則量地分編以居聯其
情亦渙其勢也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
教越今幾六七十年乾隆丙子秋其汗敦嚕布喇
什雖曾使人入貢第宴而遣之茲乃不藉招致全
部內屬誠有不期然而然者且準噶爾自底定以
來築城安屯無異中國郡縣今土爾扈特復隸我

藩屬於是四衛拉特之衆盡撫而有之可謂盛矣
然余履泰持盈之念彌以是爲兢兢序而系之以
詩紀實也其詳分注各句下此則毋庸覲縷矣

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

渥巴錫爲土爾扈特汗阿

玉奇之孫敦嚕布喇什汗子也

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頒恩應博

施舍楞逃復返

平定伊犁時舍楞會計害我副都統唐喀祿逃匿俄羅斯彼時卽向索取

而俄羅斯以土爾扈特舊係彼屬竟不送還今舍楞既棄彼來歸俄羅斯卽向我求索亦有辭折之然莫

若先以此意令典屬示知尤見中國光明正大彼亦合無辭

衛拉昔相忌攜孥往海濱

準噶爾舊凡四部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

曰土爾扈特爲四衛拉特策妄阿拉布坦時與土爾
扈特構釁其汗阿玉奇統全部西北去乃以輝特爲
一衛拉特而土爾扈特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俄羅
特部遂居俄羅斯地
不奉佛土爾扈特在彼俗尙不同知伊犁黃教振興
因思還歸故土且聞從前投誠之都爾伯特部在此
得膺封爵樂業安居遂棄其現弗受將爲盜爾扈特
居之額濟勒游牧率屬內附
來歸之信議者或以舍楞前此負罪逃去不宜與衆
同受其降余以彼旣棄俄羅斯而來若拒而弗納彼
退無所歸必爲盜抄掠非所以寧我邊圉且恐舍楞
不來同行之衆或疑畏不敢前殊非善全之計若俟
其旣至執而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懷徠也彼旣
悔罪輸忱則宥其已往益足彰我寬仁而衛拉全部
莫非王臣亦從來未有之
事又何必過爲顧慮乎
俾安皆我民從今蒙古類

無一不王臣

西師

西師歷四載王臣久于役誰無室家心而能忘契闊
始緣趁機動操刀乃必割終以阻遠艱舉基忌屢易
欲罷又未能永言誌顛末

皇祖征朔漠卽此厄魯特三番整六師狼羣始窘迫策
妄退守巢于以延喙息取馘索賊子惟命無敢逆噶爾

丹兵敗仰藥死其子脫身逃竄時策妄阿拉布坦厥
鼠伏一隅畏威服德獻出逆屍不敢容留逆子

後漸滋饒遂復劫西域策妄阿拉布坦逞其詐力勢
漸強橫計誘拉藏汗以女妻

其長子丹衷襲殺拉藏汗大肆劫略我師抵西藏其
酋帥大策零敦多卜始引衆歸巢大策零敦多卜卽

今達瓦齊之祖終康熙年間蓋未止兵革
爲策妄族兄

皇考闡

前猷思一勞永逸兩路命大舉帑藏非所惜究因時弗

輾勝敗互軒輊

雍正年間西北兩路駐兵賊以送還羅卜藏丹津爲名又值西師入覲劫

竊西路馬羣因藉所獲馬力跳梁北路勢甚猖獗後爲額駙策楞擊敗於額爾德尼招幾至匹馬不返而將帥之臣按兵不追賊衆得以

免脫我武旣揚遂有罷兵之議

曰予守

成訓罷兵事安戢稔知賊所恃其長有二術一曰激我
怒勞我衆遠出彼乃邀近功坐絀我物力一曰窺我
邊列堠疲戍卒戍久心或懈彼乃逞陵軼知然明告

彼以主待其客遠兵既罷征遠戍亦罷撥近邊汝或
伺汝遠勞竭蹶噶爾丹策凌聞言乃計詘得失故曉
然求和使來亟來亦弗之拒厚往示恩澤如是終彼
身無事皆甯謐其子曰阿占

即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之乳名 暴虐

莫可詰用是失衆心相延爲篡奪喇嘛達爾濟戕彼

位自襲達瓦齊攘之計蓋由撒納

喇嘛達爾濟既篡阿占而奪其位達

瓦齊偕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藉其聲援復篡喇嘛達爾濟皆阿睦爾撒納爲之謀畫蓋欲自取也

羅斯汗族達瓦齊一脉阿睦爾撒納輝特別枝葉時

慮衆鮮從以此綴旒設終不忘伊犁

伊犁蓋四衛拉特會宗之地也

煽亂事狡譎達瓦齊弗甘兵連禍相結惟時三策凌

都爾伯特合吉策凌策凌烏巴什避禍來投闕撒納
策凌孟克恐禍及已率所部來降

旋亦歸寵遇厠班列熟籌如許眾雜居喀爾喀如狼

入羊羣幾不遭啗嚙就其力請師毋甯授之鉞
阿睦爾撒

納歸命乞師朕思機既可乘而新降多人若盡處我喀爾喀之地終非長策故定議出師遂命阿睦爾撒

納副將軍班第以往國家全盛時出帑儲胥挈會弗加賦徭更

未廢賑恤八旗及索倫勁旅多英傑其心盡忠篤其

技善撤振那如杜甫詩慘惻新婚別乙亥我出師一

矢曾未發五月大功成庶以慰

前烈而何狼子心飽揚去飄瞥留語啖眾狙倡亂動戈

戰致我二臣捐驛路肆唐突

阿逆既蓄異謀於達瓦齊就擒大兵凱旋時即

道言脅眾黨惡之徒倉猝變動班第鄂容安同時致命疆場賊眾紛紛四出竊占伊犁截斷臺路

羣

言益蝸蟾無怪懦者怯欲棄巴里坤堅志斥其說整

師重討叛所向復無敵一二畏首尾乃致賊兔脫

大兵

復進前徒倒戈阿逆眾叛親離成擒在邇乃因將軍策楞參贊玉保等不和又無克敵致果之略阿逆得

以亡

命申命事窮追大宛搜三窟於詐應以直殘喘命

得乞

哈薩克汗阿布賚始意欲留阿睦爾撒納大兵已壓其境相隔一谷阿逆自度力不能支因遣

使詭辭稱哈薩克眾即欲擒獻阿逆但其汗阿布賚未到乞暫緩師適以策楞獲罪命達爾黨阿將兵前

往我兵以逆賊在目前爭欲進促而達爾黨阿以爲天朝當示大義彼既縛獻不宜加師力阻衆兵徘徊觀望而賊得以宰桑勤王者見此笑以竊遂生輕我橐載遠賜矣

心旋師反又忽

時呢嗎哈薩克錫拉皆已授職從征見達爾黨阿爲賊所賣笑其無能自

哈薩克還復生變計與巴雅爾莽噶里克等密謀搆亂以害將軍和起

計賺我和起奮

勇沙場沒兆惠全師還則予命往接

將軍兆惠以孤軍遠駐伊犁聞

呢嗎等作亂整師東旋中途屢殲逆衆值朕命侍衛圖倫楚等率師赴援乃得振旅而歸抵巴里坤丁

丑重問罪值彼互殘殺因緣撒納歸遇我竄倉猝

將諸

分南北兩路直指伊犁維時扎納噶爾卜殺其叔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欲併其衆尋又爲台吉達瓦所殺而獻其首軍門時阿睦爾撒納復自哈薩克逃回伊犁聚衆爭長突遇我師跳身遁跡富德

躡其後大宛徠汗血稱臣許捕寇寇更逃羅刹富德追阿

睦爾撒納適值哈薩克之兵而哈薩克畏我兵威稱臣貢馬且誓擒賊自效阿逆知不能免乃奔俄羅斯

俄羅斯一名羅或曰不必追或曰不必索或曰捐伊

犁築室謀紛汨北荒守和議冥誅致賊骨伊犁倡亂

流大半就擒訖初議眾建侯爲撫四衛拉二十一昂

吉公屬掄閱閱準噶爾厄魯特又名四衛拉特部內有綽羅斯輝特和碩特都爾伯特四

族各領其衆而綽羅斯爲長噶爾丹策凌時設二十

一昂吉昂吉者部落之稱也爲其汗公屬達瓦齊旣執歸京師於四部各封一汗而二十一昂吉則歸是之公屬如八旗蒙古然仍擇其世族宰桑輩長之

予奉

天道好生體

造物詎知彼孽深歷世不可活以其狙詐類誠如向所

畫每歲費參養終亦背恩茂是傷我脂膏而育彼羽

翼不如反之速掃蕩今將潔貌獮肆惡流三氏淪亡

歇

噶爾藏多爾濟被殺綽羅斯族殄滅無幾輝特汗巴雅爾亦以叛逆誅殛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滿濟

心懷攜貳參贊大臣雅爾哈善餘都爾伯特始終守

詞知異謀殲之於巴里坤外

臣節所以至今存耕牧安職殖其甘一宰桑非誅卽

病沒不善降百殃此理愈昭晰謂禍乃成福致得每

於失幸以免衆議孰非

鴻佑錫設使司事者惟明更勇決萬全盡美善詎有小

差跌都大承平久軍旅誰經歷益因警宴安求全肯

過刻先是花門類雜種曰回鶻久屬準噶爾供役納

程秭羈縻其和卓

噶爾丹策凌先以兵威迫脅回人執其酋長和卓拘繫於阿巴噶斯

之部落以回民分隸各昂吉下而役使之

籠絡其臣妾我師定伊犁乃得

釋縲紲我將縱之歸撫眾許朝謁

和卓初聞大兵西伐獻款輸誠備極

恭順我將軍班第等因縱還故土俾撫馭其眾納賦執役

肉骨生死恩感應久不

輟報德乃以怨轉面凶謀黠我將所遣使百人遇害

劇

和卓歸故域後我將軍等差副都統阿敏道率百人往會盟而彼乃設計盡行戕害

是皆奉

上命守議遭臬兀苟不報其讐何以勵忠赤厄魯今
蕩平回部餘波蕞徒以守堅城未可一時拔賈勇誠
易登傷衆非所悅中夜披軍書萬里遙籌策窮荒信
安用弦上矢難遏志因繼

兩朝變豈防一切

蒼靈賴有成浮論甯祛惑開邊竟無已自問多慚德但
思文子言解嘲守弗諄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服謂之

歸順若今之士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同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爲外圉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

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
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
地康熙年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要領令侍讀圖麗琛等假
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
又數月始反命令之汗渥巴錫者卽阿玉奇之曾孫
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
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
投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

由額濟勒厯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

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厯萬有

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

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

什辦同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

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唐喀祿

唐喀祿於戊寅四月

偕厄魯特散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逸賊至布古

什河源射舍楞弟勞章扎布仆而擒之既而舍楞至

稱欲投誠請釋其弟唐喀祿雖許而疑其詐欲先擒

舍楞和碩齊云擒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越日舍楞

詭稱欲入覲且攜眾至唐喀祿益疑之和碩齊復言

彼畏我兵威不敢動移曷親莅撫諭之唐喀祿信其

言從數人往既至和碩齊勸各解鞍去橐韉俄頃變
作唐喀祿遂遇害和碩齊卽降賊尋擒獲伏誅舍楞
乃竄俄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
羅斯境

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備
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
羅斯亦大國也彼旣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
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
什之一耳旣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汛設
偵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
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卽命隨圍觀獵且於

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
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
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
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茲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爲
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愜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荅

祖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漏而力或弛念茲在茲
遑敢自詡爲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爲不宜受
俄羅斯叛臣虜敢邊釁蓋舍楞卽我之叛臣歸俄羅
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旣
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
乏食之人旣至近界歐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
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
色人皆賴耕牧爲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
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

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爲況體

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粟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土爾扈特部衆長途疲頓凍餒幾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撥善地安置仍購運牛羊糧食以資養贍置辦衣裘廬帳俾得禦寒並爲籌其久遠資生之計令皆全活安居咸獲得所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朔方備乘卷首四

知縣吳壽坤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

朔方備乘卷首五

欽定書一

平定羅刹方略一

臣秋濤謹案俄羅斯國東方部落近我

朝黑龍江邊界者俗呼羅刹中國說部諸書譯字
各殊或作羅車或作羅沙或作羅叉其實一也
順治康熙年間曾竊據我黑龍江之雅克薩城
等處經

大兵勦撫平定伏讀康熙二十九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聖訓以平定吳逆與平定鄂羅斯事並言
蓋三藩之變關繫重大羅刹之役極爲艱險惟

聖祖至德深仁量符覆載

睿謀神算明並日月

天威震乎遐荒

聖武超乎前代用能

建生民以來未有之豐功偉烈敬考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起康熙二十一年訖康熙二十八年

年中有議屯田議水師議置黑龍江將軍等事皆由

廟謨獨運

智炳先幾至於

敕諭鄂羅斯察罕汗由荷蘭西洋諸國轉達以及

訓諭察罕汗俯准撤兵

誨示內大臣索額圖定界議和皆

國是攸關永為成憲曩時舉人臣俞正燮知州臣

魏源皆有鈔本但不知為何時編纂謹案

欽定平定朔漠方略內載從前平定羅刹纂有方略則

知此書本係

敕修特以卷軼較少流布遂稀茲從藏書之家訪得薰

沐敬鈔冠於茲編之首至書內地名人名往往

與

聖訓諸書互異蓋由譯字對音輾轉改易如飛牙喀此

書作斐雅喀又作費雅喀赫哲此書作赫真又

若朋春鼓春前後互見馬喇瑪拉各卷不同則一書之內亦有未能盡一者今悉依原本登載而發其凡於此云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庚寅

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

臣秋濤謹案郎坦聖訓作郎談

羅刹者鄂羅斯國人也鄂羅斯僻處西北絕域

自古不通中國

臣秋濤謹案

大清一統志

有黠戛斯骨利幹等國元時有阿羅思及吉利

吉思謙州益蘭州等處明時阻於朔漠未通中

國是明以前皆曾與中國通至明代始不能通

耳此云自古不通中國者因俄羅斯人自言之

詞也考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康熙十五

年察罕汗遣陪臣尼果賴等進貢方物奏言俄

羅斯僻處遠方從古未通上國不諳中華文義及奏疏禮儀兩次輸誠致多缺失今特敬謹遣使奉貢仰祈矜宥云云是該國藉口於自古不通中國掩飾其不諳禮儀之咎方略遂因而載之耳若考其實則當依大清一統志爲定其人率皆獷悍貪鄙冥

頑無知所屬有居界上者與黑龍江諸處密邇

我達呼爾

臣秋濤謹案達呼爾聖訓作打虎兒

索倫之人因

呼之爲羅刹每橫肆殺掠納我逋逃爲邊境害

順治九年駐防甯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

戰於烏扎拉村稍失利十二年尙書都統明安

達禮自京率師往討進抵呼瑪爾諸處攻其城

頗有斬獲旋以餉匱班師十四年鎮守甯古塔

昂邦章京沙爾呼達

臣秋濤謹案盛京通志作沙爾瑚達

敗之

尙堅烏黑十五年復敗之松花庫爾瀚兩江之

間十六年沙爾呼達卒其子巴海代尋授將軍

十七年巴海大敗之古法壇村然皆中道而返

未獲翦除以故羅刹仍出沒不時迨康熙十五

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尼果來等貢方物

臣秋濤謹

案尼果來

聖訓

作尼過來又作尼果賴

上欲因此示柔遠之德優資來使仍頒

溫諭令其歸我逋逃嚴禁羅刹毋擾邊境許貿易通好
其後竟未奏覆而羅刹自恃遼遠反侵入精奇

哩烏拉諸處築室盤踞

臣秋濤謹案精奇哩烏拉卽精奇哩江

上復命大理寺卿明愛等諭令撤還猶遷延不去而恃
雅克薩城爲巢穴於其四近耕種漁獵數擾索
倫赫真斐雅喀奇勒爾居民掠奪人口俾不得
甯處

上乃深爲籌度謂若輩非創以兵威則罔知懲畏將至
蔓延遂決意征勦先遣副都統郎坦公朋春等

臣秋濤謹案
聖訓作彭春

率官兵往達呼爾索倫聲言

捕鹿因以覘視羅刹情形郎坦等將行

上面諭之曰鄂羅斯國所屬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侵
擾虞人戕害居民前發兵進討未獲剪除歷年已久
近聞蔓延益甚過鈕滿恆滾諸處至赫真斐雅喀虞
人住所殺掠不已爾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參領侍衛
護軍外令畢力克圖等五台吉率科爾沁兵百人甯
古塔兵八十人至達呼爾索倫一面遣人赴尼布楚
諭以捕鹿之故一面詳視陸路近遠沿黑龍江行圍

前 方 備 考
經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情形度羅刹斷不敢出
戰若以食物來餽其受而量答之萬一出戰姑勿交
鋒但率眾引還朕別有區畫爾等還時須詳視自黑
龍江至額蘇哩舟行水路及已至額蘇哩其路直通
甯古塔者更擇隨行之參領侍衛同薩布素往視之
諭畢

賜郎坦朋春御衣弓矢隨行者亦量加賞賚

臣秋濤謹
案額蘇哩

在黑龍江城東
北四百十里

十二月戊子

命戶部尙書伊桑阿赴甯古塔督修戰艦 時鎮守甯

古塔等處將軍巴海等以甯古塔戰艦稍有損

敗請發物料用資修整工部議如所請

上諭修整戰艦所關甚重其令戶部尙書伊桑阿往董
其事

庚子

命將軍巴海等率師往駐愛琿呼瑪爾

臣秋濤謹案愛琿城俗曰愛呼

城在黑龍江城東十二里呼瑪爾城在黑龍江城西北三百二十里

郎坦等以

羅刹情形具奏

上諭議政王等曰據郎坦等奏攻取羅刹甚易發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爲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調烏拉甯古塔兵一千五百名並置造船艦發紅衣礮烏鎗及教之演習者於愛琿呼瑪爾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旂錫伯烏拉之官屯約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卽行耕種不致匱乏愛琿城距索倫村落不遠五宿可到其間設一驛俟我兵將至精奇哩烏拉令索倫接濟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則羅刹不得納我連

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絡繹來歸自不能久存矣爾等
其詳議以聞議政王等奏言羅刹據我邊界納我逋
逃搆亂已久宜卽行殄滅

皇上好生之心聽其自斃

諭旨允當應一一遵行又如郎坦等所請造船五十六
艘所調兵豫爲派定俟船成糧足卽令起行目
前烏拉官屯乏糧戶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往
錫伯瓜爾察地方採買統兵大臣恭候

欽簡疏入

上命鎮守甯古塔等處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

前往餘悉如議

臣秋濤謹案瓜爾察卽卦勒察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庚戌

命造船運糧松花江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饋運烏拉軍糈自遼河
溯流運至等色屯隨用蒙古之力陸路運至伊屯門
自伊屯門船載順流運至松花江甚善內府佐領下
屯莊糧米充足需用幾何卽以屯丁之力運至遼河
津要船載趣運并備番具椿木若逢淤淺束水以行

糧米或於等色屯伊屯門伊屯口或於幾河口築倉
收貯船在邊內我兵衛送邊外蒙古兵衛送宜少載
糧米多備挽夫俾船行輕利兩河中阻陸路酌派車
載其船準河式置造錢糧需用若干爾等與戶工二
部理藩院及郎坦觀圖詳議至造伊屯門以北運船
運至松花江及築倉收貯事宜應否交與留鎮烏拉
副都統其併定議以聞勒德洪等議於巨流河渡口
造船六十艘以長三丈寬一丈爲度每船載米
百石用水手六名水手卽派民夫操演自起運

日每人月給銀一兩運到米於巨流河渡口等
色屯築倉收儲悉交與

盛京將軍大臣等監理船在邊內酌派

盛京官兵衛送自等色屯至伊屯門派蒙古車輛
陸續運往所派蒙古官兵車輛理藩院另行請
旨伊屯門諸地築倉儲米及造伊屯河運船運至松花
江悉交與留鎮烏拉副都統議覆

上以所議尙未周詳遂分遣內府營造司郎中佛保及
戶部侍郎宜昌阿等以瀛臺通州船載米試之

復令

盛京刑部侍郎噶爾圖等自巨流河至等色屯驗
試遼河深淺甯古塔副都統瓦里虎等自伊屯
口至伊屯門伊爾門河口驗視水勢尋噶爾圖
奏遼河可行三丈之船請以此式於巨流河渡
口造船六十艘瓦里虎奏伊屯河可行三丈五
尺之船吉林地方伐木造船百艘由伊屯河運
米松花江於伊屯門伊屯口築倉收儲

上允之又

諭前薩布素來奏明年六月前兵食伊等齎行餘悉存
留爾時曾諭以六月後所需運黑龍江松花江交匯
處令其迎取今應於烏拉造大船五十艘或以薩布
素等所留蒙古錫伯米或以盛京所發米計口運往
烏拉甯古塔兵皆貧乏現在出征者半任輸輓復用
餘兵恐致困苦烏拉席特庫所屬八家獵戶停獵一
年令其輸輓庶兵力稍紓黑龍松花兩江交匯處自
吉林順流而往薩布素等自彼駐兵之所順流而來
水路遠近相等俟明春冰解卽運兩江接界令薩布

素等量發官兵船艘前來迎取

戊辰

命給烏拉官兵行糧之半 將軍巴海等請給出征烏
拉官兵及執事人行糧戶部議官兵各支額糧
一月至每月行糧毋庸給發疏入

上命給行糧之半

四月丙子

遣理藩院尙書阿穆瑚瑯往烏朱穆秦諸處

上諭議政王等曰今我兵移駐黑龍江當乘此發烏朱

穆秦兵聲言捕鹿以疑羅刹復遣大臣一員至索倫
豫備軍需亦聲言捕鹿人將至其令理藩院尙書阿
穆瑚瑯往烏朱穆秦阿達哈哈番瑪拉往索倫

己卯

命將軍巴海留鎮烏拉副都統薩布素等領兵移駐額
蘇哩 先是令烏拉甯古塔往駐愛琿呼瑪爾
尙未啓行尋尙書伊桑阿以造船赴甯古塔

上命傳諭巴海等兵抵黑龍江應駐何地其詳議以聞
至是巴海等奏言愛琿呼瑪爾距雅克薩城遠

遠若駐兵兩處則勢分道阻難於防禦且過雅克薩有尼布楚等城羅利儻水陸運糧增兵救援更難爲計宜乘其積儲未備速行征勦况羅利殺我斐雅喀居民留嫚書而去俟造船畢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薩卽親統大兵直薄城下宣諭招撫否則駐劄墨克頂諸地卽遣官兵與奉

命赴羅利甲士宜番馳至雅克薩宣諭兼觀其形勢若何再議進止機宜令宜番一併奏聞烏拉官兵

乘往馬匹恐長途疲羸不任馳驅索倫近墨克
頂宜令選肥馬五百匹送呼瑪爾河口酌量給
用議政王等議如巴海等所請

上諭所議進征羅刹軍務殊爲疎略烏拉甯古塔兵未
厯征戰不諳行陣紀律將軍巴海及副都統官兵又
彼此不合巴海其留守烏拉薩布素瓦禮祐俱以副
都統領兵前往不必授爲將軍至所議七月兵到卽
行攻戰亦屬未可俟抵彼相度形勢奏請可進之時
京城每旗精簡五十人參以軍前獲罪人員委授夸

蘭大參領則遣將由陸路直趨五旬可達我兵至冬時攻戰乃能有濟若今冬不便克取來夏令烏拉甯古塔兵仍駐彼地或令撤還至期約行又郎坦言取馬蒙古不能卽得可選兵部上駟院肥馬二千匹於本年七月內豫發索倫地方牧放俟禁旅到後留其羸馬更以所儲肥馬乘往其傳集郎坦朋春再行確議於是議政王等奏

上諭深中事宜固應祇遵但前奉暫停攻取相機舉行之

旨尤爲切當烏拉甯古塔兵不須往墨克頂勘得愛琿
呼瑪爾之間額蘇哩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隴
舊跡卽令大兵建立木城於此駐劄宜番回自
羅刹再議派京師兵或撤烏拉甯古塔兵至巴
海留守烏拉薩布素瓦禮祐統兵以行及豫備
馬匹於索倫悉應遵

旨額蘇哩索倫村莊之間應設四驛令赴索倫理藩院
大臣董其事

上報可

六月甲戌

命馬喇市易牛羊諸物以備軍需 馬喇等奏以茶布

市易

上諭茶布不必攜往可於戶部支銀四千兩量買諸物
馳驛抵彼換取牛羊糧米以備軍需勿得脅制民間
各任其便

七月甲申

命軫恤所獲羅刹

上諭兵部奏事章京南岱攜至羅刹二人所司加意贍

養時其飲食毋得缺乏以示軫恤之意

戊戌

命理藩院作書宣諭羅刹 先是瑪拉等奏索倫總管
博克等所獲羅刹及軍前招降者共選五人遵
旨送京餘二十六人皆迫於大兵始行投誠索倫距羅
刹近不宜久留應一併解至議政王等議送京
交戶部安插博克等所獲宜番米海羅莫海對
二人賞以衣帽遞至薩布素處放還請

勅理藩院作書卽令宜番等持去其書略云前遣孟格

德等至尼布楚曾與爾約各母收納逋逃并以
先年逸去根特木爾歸我乃背前約入我地擾
害達呼爾索倫焚劫斐雅喀奇勒爾今故命將
出師永駐額蘇哩爾若離我邊境還爾本土以
逋逃來歸則已否則我亦納爾逋逃卽往來之
人亦必擒戮疏入

上從之

九月丁丑

命烏拉等處官兵永戍愛琿 先是副都統薩布素等

奏冬時進征礮具軍糈輸運維艱儻遇大雪亦未使用兵今冬可暫駐額蘇哩俟來年四月冰解卽往攻雅克薩城事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前奉暫停攻取相機舉行之旨宜允薩布素請於來年四月進征毋庸更議

上諭我兵旣命永戍額蘇哩應派烏拉甯古塔兵五六百人達呼爾兵四五百人於來秋同家口發往設將軍副都統協領佐領等官鎮守深爲有濟至來年運錫伯諸地糧米於額蘇哩止用獵戶必致稽遲薩布

素等業以來年六月前兵食齎行今又停止進征應
量發薩布素等軍前水手由陸路直往錫伯俟來年
冰解與獵戶協運可否如此施行令郎坦馳驛速往
薩布素處確議尋薩布素等奏額蘇哩今年七月既
經霜雪烏拉甯古塔兵家口若令來秋遷移恐
地寒霜早諸穀不穫難以餬口應於來春就遷
移達呼爾兵五百人先赴額蘇哩耕種量其秋
收再遷家口以烏拉甯古塔三千餘兵分爲三
班將軍副都統等更番統領駐防議政王等議

如所奏

上復諭曰果如薩布素等所奏兵丁頻事更番必致困苦非久長之策其在愛琿建城永茂豫備礮具船艦令設斥堠於呼瑪爾自愛琿至烏拉置十驛驛夫各五十人遇有警急乘蒙古馬疾馳尋常事宜則循十驛以行由水路陸續運糧積貯愛琿此兵既往且立二年之業仍設將軍副都統領之如羅刹船由黑龍江下我舟師尾擊甚易况愛琿地勢遼闊照內地置十驛又易安置家口如此一一區畫則羅刹自窮蹙

歸誠矣其遣理藩院郎中額爾塞與薩布素確議以聞至是薩布素等奏永成愛琿諸務

上諭周詳悉宜遵奉但來年遷移兼以築城屯田力不能支請發烏拉甯古塔兵五百人協力築城工竣卽回

上諭烏拉甯古塔兵別有調遣毋得發往令副都統穆泰率盛京兵六百人於來年三月抵彼處築城器具悉備以行餘一如前議未幾兵部列應補將軍副都統人名具奏

上因命薩布素爲鎮守愛琿等處將軍禮部侍郎溫岱
工科給事中雅齊納爲副都統

十月甲子

遣官勘視設驛地方 戶部奏愛琿至烏拉須設十驛
但設驛之地不行相度難以懸議應俟來年三
月雪消遣戶兵二部理藩院官各一員並令甯
古塔將軍選熟知地勢者偕行就近派郭爾羅
斯二旗杜爾伯特一旗嚮導各二人詳加丈量
上允之尋遣戶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

中額爾塞前往

十一月癸酉

命增造船艦運糧於愛琿 尙書伊桑阿等奏奉

命議運糧愛琿事宜 臣等議烏拉造船五十艘除將軍

薩布素所發水手一百五十人再派烏拉兵二

百獵戶四百俟明年冰解時卽以伊屯口錫伯

米每船載五十石并副都統穆泰兵三月坐糧

運至愛琿二十四年應運者於前項水手內添

發烏拉兵六百運送

上諭應增船艦并運二年食糧二十四年不必運送其再行確議以聞又議二年食糧一次全運船五十艘不足應增造三十每船設運丁十五人共需一千二百人除薩布素處所發水手一百五十人外再添烏拉八旗獵戶六百九十甯古塔兵三百六十選才能協領等官督運愛琿

上從之復

諭所發獵戶甚多其令總管席特庫轄之前往兵丁獵戶水手各給餉一月

戊寅

命防禦羅刹

上諭理藩院曰羅刹增發人眾亦未可料其移文馬喇令加意防禦不時偵探應奏事速行奏聞

癸未

命授投誠羅刹吉禮過里等官 將軍薩布素等奏牛

滿河之奇勒爾奚魯噶奴等殺十餘羅刹攜其妻子來歸俄樂春之朱爾鏗格等於精奇哩烏拉殺五羅刹并獲其烏鎗馳報又聞斐雅喀之

人擊殺羅刹甚眾應乘此時酌給新投誠羅刹
吉禮過里鄂佛那西馬克西木等官職舊投誠
羅刹宜番鄂噶番席圖頒三人效力勤勞亦宜
給以官職

上諭宜番近已投驍騎校鄂噶番席圖頒及新投誠之
吉禮過里鄂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
誠羅刹內鄂佛那西費禮普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
遣招撫時值沍寒并以裘帽賜之

十二月丙辰

命運米科爾沁漠爾渾屯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大兵既駐黑龍江所需軍食雖已運送而科爾沁之漠爾渾屯亦宜多備造倉儲積其令戶部理藩院同吏部尙書伊桑阿詳議以聞議於漠爾渾屯運米一萬石存儲其米自包衣屯莊撥給運費於

盛京戶部動支工部遣官至漠爾渾屯堅固造倉米至交彼處都統副都統加意守護

上報可

朔方備乘卷首五

知縣林
舉人張

穗初校
銓覆校